静态影像的当代存在价值与意义

路 泞
（中国民航报社，北京 100122）

摘 要：作为信息传播的影像，经历了由产生、发展、继而技术进步带来的多元化，成为文字符号以外的独立存在形式。这一现实在呈现信息传播当代图景的同时，对传统的截取式影像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，而且不仅仅是从业群体面临的选择，更是一种挑战和机遇。本文从摄影技术出发，阐述静态影像对信息传播发展的作用以及前景，对技术所带来的可能性表述为对传播的促进而非终结，是对业态的整理与深度需求的倒逼。作为传播重要形式的静态影像，势必迎来对事物反映的立场造就更确切的观点，而达到指向的明确与影响力更大的表达。

关键词：信息传播；静态影像；价值输出；视觉可能；立场 **中图分类号：**G206 **文献标识码：**A
文章编号：1671-0134（2021）06-082-03 **DOI：**10.19483/j.cnki.11-4653/n.2021.06.025
本文著录格式：路泞．静态影像的当代存在价值与意义 [J]. 中国传媒科技，2021（06）：82-83，71.

拿起手机接收讯息已成自然，纸质媒体所承载的社会义务减弱。同样一件事物的呈现有多种角度的互证，比如在一个交通事故现场可能会有几十部手机举起，似乎更接近“真实”。之前静态影像所具备的单一观点或者有意而为的主张呈现，被轻易地理解为“主观”，继续渗透到每块屏幕中之后被数字稀释。

接近“真实”，并非获得。在利比亚满目疮痍的阿勒颇，被解放的胜利和持续黑暗的暴政，欧美人和利比亚人，甚至完全置身事外的人，在理解上分别都来自不同的背景，都隔着影像存在思考过的理解。观点是前置还是客观的呢？“新电子表现主义”[1] 的陷阱藉着无以复加的海量信息，让真实依旧如当初的照片一样难以确认。

1. 照片的歧义与主张

1.1 摄影的观点

巴耶尔的“溺水者的自拍像”诞生于摄影刚刚发明后的 1840 年。虽然有些恶作剧，但却提示出了照片的观点植入——真实可以被制造。

照片不同于透视原理中尽可能写实的美术表达，维米尔（Johannes Vermeer，1632—1675）著名的作品就被证明使用了类似的透镜技术以达到令人赞叹的精准。[2] 除此之外，摄影术的“真实”更表面化，以至于“客观”的作为、概念可以被移花接木。从托洛斯基“逐渐”消失在列宁身边的照片，到拉登的尸体真假扑朔迷离，历史上类似的事情连绵不断。难道基于此，静态图像的信誉就透支殆尽了吗？世界上没有不带局限性的观点，所以信息传播的指向性从来没有缺席。

1.2 影像的价值取向

我们不只一次记住了重要时刻的经典瞬间，从早期作为苏区的延安影像记录开始，静止影像作为一种信息载体的价值早就被证明。

毛泽东同志曾指出：“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。”而建立价值观输出正是思想领导的基础。抗日战争开始，毛泽东就一再强调解放区报刊在抗战中的意义和作用，因此诞生了如《晋察冀画报》等著名刊物。[3]

正是那个时期党中央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，才催生了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时期的影像记录与传播。即使再困难，胶卷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。请注意：正是照片信息更直接的传播，让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在文盲率占 80% 的时期得以建立，立场和主义得到宣扬，那些纸媒上的影像在思想传播上的作用无法替代。

这仅是静态图像建立历史价值的一例，掌握思想领导的方式首先是信息传播，有观点的信息在图像中显示则是更为直接的合理化呈现。

1.3 控制的尺度

作为承载价值和观点的影像来自现实，并以不同的主张影响人们对现实的再认识。失控状态，就是在控制中产生的意外。价值输出也是控制的一种形式，客观依旧难以考量，价值仍然是输出的直接动力。

没有比 1994 年的辛普森被控杀妻案更典型的观点预设了。当年《时代周刊》（Time）就毫不隐讳观点，把辛普森的肖像处理得比原照片色调更深，看上去“更像”是罪犯；而《新闻周刊》（Newsweek）所采用的同一张照片看上去辛普森可能只是个嫌疑者。当时距离真正的 photoshop4.0 版本出现还有两年，最简单的色调调整就能产生这样的隐晦观点，之后的照片因为技术进步更被肆无忌惮地篡改，观点逆转式地被植入。

笔者认为的“失控”并非独立事件的完整逆转，而是静态影像可以被数字技术控制之后的价值失效，或者说有效价值的衰减。更多的静态影像不是因为码流提高之后流媒体占了上风而落寞，而是因为技术提升的效应而无措。

2. 当今图像的指向阀门

2.1 流媒体概括的局限性

4G 时代的演进，推动了流动影像的发展。人类活动节奏的变化，让短视频成为方兴未艾的媒体形式。解决了技术瓶颈之后的快手、抖音等平台，依据大数据算法的差异，实行自身的流量调控策略，从而让更多的人透支着手机的续航水平。

表面上看这一媒体的优势更多元：平台的流量带来效益，仅抖音的估值就是千亿美元的体量；电信运营的技术升级，带来了更多的流量效益；个人的价值似乎均一化地争夺着观点的最大效应，而且参与是唯一的门槛……尼葛洛庞帝所言的“新的希望与尊严”[4]似乎可期。

数字化的所有都那么完美而简约吗？就像 AI 技术为人所创造就必定替代人类吗？事实恐怕并非如此。作为有机体的动物性肉身，发展是对抗衰败的唯一道路，田园牧歌的舒缓仅仅是惋惜眷恋。越来越快的速度中，人们一直在用并未增长的时间活出更高效率。比如飞机事实上能重新定义距离，药物对肌体的维持不断更新肌体的平均寿命。而越是如此，人类越是更无以复加地索取着时间。

算法决定着你所能看到视频的可能，而观点也是算法的一种品质。人们越来越舒服地被网络“个性化”，实际上的变化如同茧房里的生活，缓慢而愉快地固化自己。这种舒适就是定制的观点输出，仅仅代表大数据和 AI 对个体的认识或者说供养，并维系出忠诚度以保证最终的流量带来平台收益，事实上与篡改一张照片比起来只是更吊诡，道理没有改变。

2.2 静态影像的进一步视觉可能

流量上，静态影像或许很容易被滑过。事实上如同摄影术出现以后绘画继续跋涉一样，已产生的有意义的人类活动并没有因为新技术而消失。照片的意义之一就是截断时间，其技能，并非技术掌控一切。正如 FSA 的多萝西娅·兰格所言：摄影师成为摄影师，训狮者成为训狮者，都不是偶然。[5]

摄影的瞬间背后，是截取者的认知表达，现实被动成为二维画面时，也是某种刻意的“书写”成果。消费类的影像，手机随意拍摄，是人们偶然对现实的度量，而不是观点的原初形成，不以产生数量的庞大而将偶然置换为必然。况且，还有观看情境与编辑手段对照片的巨大影响。

静态影像的稳定生产者，价值观与输出，更多投射于画面上，以现实的截面影响他人和确认自己的立场。一个 ISIS（极端组织 ISIS）的追随者所拍摄的美军照片的角度，一定和西方通讯社的记者有着鲜明的区别。有意输出观点的现实截取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观点身后的价值体系，并且随着对静止影像的掌握程度获得不同的效力。

静态影像表达的多元化更直接。如果流媒体基于屏幕接受的话，那么最基本的设施还是门槛。大约人类都应该见过静态图像，作为包装材料或者海报甚至垃圾。每个人的见识都被新鲜的信息所影响，最基本的前提条件还是因为简练的获得，一张纸和一块屏幕之间，还有很漫长的时间迭代。而且面对静态的，比如解海龙的作品“大眼睛”那种思虑，是物质和内心交流的某种需求，并非技术能够改变的人性。

而拍摄一张照片的难度依旧存在，所以鲜明的、动人的静止图像仍如钻石一般稀缺。报纸杂志不是因为技术倒下，而是生产者的能力与现实的匹配之间产生的差异，造成了内容提供的衰退，以至于“马太效应”一般摩肩接踵，都是同一个道理。

结语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宣传思想干部要不断掌握新知识、熟悉新领域、开拓新视野，增强本领能力，加强调查研究，不断增强脚力、眼力、脑力、笔力，努力打造一支政治过硬、本领高强、求实创新、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。”这就是对信息从业者的切实要求，而且是信息传播观点的基础。

无论是屏幕浏览的及时效率，还是广泛传播的更多领域，静态图像的发力点仍旧天然存在，能反复影响受众的理解和认知。从宣传海报，到各种媒介的静态影像传播，流媒体的浪潮无法撼动其存在的合理性，只是对图像生产者提出了与时代呼应的要求。最先传回的紧急事物影像的效率一致，但无论是重大历史时刻或者突如其来的灾难场面，都考验着影像表达的品质，也就是观点的控制力和表达程度。

从最初的照片直接展示，到纸媒来临的“机械复制时代”，静止影像与媒介成为无限传播的镜像，并且作为物质遗存，直到成为数码的图像形式，得到均一化等效的无限传播。手机上的静态图像大约都是同一个大小，尺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所以拍摄方式就会产生变化，有效面积越小越不可能密集地堆栈着森林般的信息，或许一个细节，比如一双“大眼睛”的目光就能让无数人产生认知感触，更多的生产者应该从媒介本身理解现实的截取方式与传播原理。

无以复加的新鲜也许是陈词滥调的窠臼，而日常事件中有明确观点的静止影像的开掘余地从来广阔。主观上的单纯记录是无法考量的客观，排除这种认知后，并不需要隐晦静态图像所具有的“被控制”的观点，从来都没有改变。

当年的朝鲜战争中，摄影师邓肯所拍摄的那张《撤退》中，所截取的美国士兵的形象，能看出严寒中的落寞，还有借助背景认知的情绪。那么中国人看出的那种溃败，和美国人眼里的“悲壮”，本身就是观看的价值认知的正常表现。作为信息生产者的摄影师正是一个观点的控制者，从未缺席的时间节点里，优秀的表达者总归是理智的。

（下转第71页）